

谍战伴随 艾森豪威尔

美)斯蒂芬·安布罗斯 著

徐燕山 译



谍战伴随艾森豪威尔

〔美〕斯蒂芬·安布罗斯 著

徐燕山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京)新登字121号

谍战伴随艾森豪威尔

[美] 斯蒂芬·安布罗斯 著
徐燕山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5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179-X/E·48

定价: 5.60元

内 容 提 要

艾森豪威尔担任过二次大战中盟军最高统帅和美国第34任总统，这对我国广大读者并不陌生；然而他对美国情报机构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恐怕在我国读者中鲜为人知。

本书作者旁证博引，用大量确凿、机密、翔实的史料生动描述了艾森豪威尔使用美国谍报机构的情况。

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刻画了艾森豪威尔在二次大战中运用美、英的谍报机构和英国发明的“厄尔特拉”，以及利用双重间谍、制造假情报、惑敌耳目等手段，成功地展开了一场间谍战，使盟军对希特勒的兵力部署、战斗意图了如指掌，在几次重大战役（如“霸王”战役、莫尔坦之战等等）中，取得了出奇不意、克敌制胜的战果。

第二、三部分主要介绍中央情报局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以及艾森豪威尔在出任美国总统后利用情报局在伊朗、古巴、匈牙利、越南等地从事颠覆、干涉、控制、暗杀等罪恶勾当，使中央情报局成为美国总统在执行对外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秘密武器。

本书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1936— ），1963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路易斯安那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和海军军事学院历史系任教，发表过13本美国历史著作。他是艾森豪威尔文件集的编辑之一，能接触艾森豪威尔过去的秘密文件，并能接近艾森豪威尔本人，因此读来令人较为可信。

目 录

上 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42—1945

- 第一章 丘吉尔向艾克介绍“厄尔特拉”秘密…… (2)
- 第二章 “火炬”行动的准备…… (15)
- 第三章 点燃“火炬”…… (33)
- 第四章 艾克和“厄尔特拉”在非洲、
西西里和意大利…… (45)
- 第五章 “霸王”战役的内幕…… (66)
- 第六章 D日和法国的抵抗力量…… (89)
- 第七章 莫尔坦之战——“厄尔特拉”的最大
胜利…… (107)
- 第八章 艾克、斯特朗、蒙哥马利和《一桥之
隔》…… (124)
- 第九章 在德国最后反攻中艾克情报机构失灵…… (137)

插 入 篇

1945—1953

- 第十章 就任总统之前…… (158)

第十一章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和最初年代 1945—1953.....	(166)
------	---------------------------------	---------

下 编

总统任期内

第十二章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共产主义威胁.....	(188)
第十三章	伊朗：准备工作.....	(197)
第十四章	伊朗：采取行动.....	(216)
第十五章	危地马拉.....	(227)
第十六章	匈牙利、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251)
第十七章	国家情报分析报告.....	(272)
第十八章	U-2型飞机与艾克的防务政策.....	(286)
第十九章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和流产的 最高级会议.....	(303)
第二十章	艾克和中央情报局的暗杀阴谋.....	(319)
第二十一章	艾克和猪湾事件.....	(335)
第二十二章	艾克和他的间谍.....	(346)

上 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42—1945

第一章

丘吉尔向艾克介绍“厄尔特拉”^①秘密

1942年6月末，这是英国的一个普通的初夏之日，落日的余辉似乎永远也不会消逝。在契克斯，首相度周末的乡间官邸里，男管家向温斯顿·丘吉尔报告说，美国将军乘坐的汽车到了。丘吉尔来到大门，亲自迎接这位前来留宿的客人。首相看着这位将军从汽车里出来并伸手去拿提包。

丘吉尔审视着这位军官，可能早已思忖，他对此人的了解是何等的少，可他将要告诉此人的又是何等的多。丘吉尔曾在高级参谋会议上见过他工作，知道他工作一丝不苟，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头脑，并颇受同僚的尊敬。丘吉尔还知道他在同事们当中人缘很好，大家都称呼他“艾克”，以示对他的亲切。

丘吉尔了解到这个艾克赢得了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无限信任，因而马歇尔新近将这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任命为美国驻英武装部队的司令。马歇尔曾表示，他觉得再高的职位艾克也能胜任。有人曾告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曾担任替马歇尔的前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写讲话稿的工作长达5年之久。这也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阿瑟对书面英语的表达和思想的精确性的标准几乎与丘吉尔本人对此

① ULTRA 的音译，英国破译德国无线电密码的代号。——译者

的要求一样高。

最为重要的是，丘吉尔认识到，英美对希特勒反攻的最高指挥官将不得不由一名美国人来担任。为了使美国不至于对欧洲战争撒手不管而去集中力量对付日本，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英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丘吉尔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马歇尔将军几乎抱有敬畏，因而当然不会在纯粹军事性的任命上反对马歇尔，也了解马歇尔对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于是丘吉尔认识到，这位一手拎着小提箱，一手夹着公文包，向他走来的将军将要指挥自法国和印度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英美联合两栖进攻。

丘吉尔召见艾克，是因为向这位未来的最高指挥官介绍魔法战的时候已经到了。这种魔法战是在英、德知识界之间展开的一种平静的幕后战争。它既至关重要又无人知晓。这位身材高大、精神饱满、骨瘦如柴、不时露齿而笑的美国佬是一名职业军人，52岁，已服现役将近30年，但是，他对密码或密码破译、新式武器、间谍、反间谍、秘密行动或隐秘艺术的任何其他方面几乎都一无所知。他的无知是由美国军队及其保卫的国家实际没有情报组织而造成的。1929年，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解散了陆军的一个很小的密码破译机构，理由是“君子不阅他人信件”。陆军的情报机构是如此的小而无足轻重，实际上受人轻视，以致人们普遍认为，有才能的军官是决不进这个机构的。

正在走近首相乡间官邸大门的人是一个真正无知的海外来人。在那儿等候着他的是一手夹着雪茄，一手拿着些文件，面带笑容的丘吉尔。他很高兴能向这位天真的美国佬介绍英国秘密机构的奥秘。在大西洋彼岸的美洲，人们也许正在说英国完了，它的气数已尽。丘吉尔痛苦地得知英国自己永远

拿不出足够数量的武器和部队去打败德国人，但是——老天爷作证——在这种智能战方面，英国人却是举世无敌的。丘吉尔理所当然地对此深感自豪。

艾克放下提包，用他那热情友好和随便的美国方式伸出手来。丘吉尔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同时上下打量了艾克一番。当艾森豪威尔脱下帽子时，他的容貌显示出了两个特点——咧嘴露牙的笑和宽大而突出的前额。他那咧嘴露牙的笑和秃顶象堪萨斯州大草原一样宽广和开朗。

他没有中年人的那种肌肤松弛，无论从眼睛下边和腹部的周围都看不出有这种迹象。相反，他有着宽阔的双肩和体育明星（他的确曾经是体育明星）式的强壮体格，他的步履轻盈得几乎像猫一样。他双手宽大，握手有力。他直视着丘吉尔，并不试图回避丘吉尔的凝视和首先发问。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直爽、强壮、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丘吉尔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

对艾克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私下拜会丘吉尔。丘吉尔具有英国贵族的仪表和风度，而艾克在一两年前还仅是一支小小的军队中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上校。尽管他们的背景、威望、权力和名声很不相同，但是艾克并无畏惧之感。他很想了解这位曾使英国人民团结起来与希特勒和纳粹孤军斗了一年的伟大人物。他急切地想与丘吉尔相处共事、同罗斯福、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首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最有权力的四巨头之一。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见过他那张照片：丘吉尔嘴上叼着雪茄，站在伦敦被炸毁的废墟上，食指和中指呈“V”^①字形分开高举在空中，以表示胜利。当他决意要按自己的想法去

^①“V”系英语中胜利一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干（任何时候几乎都是这样）的时候，他的脸涨得鼓鼓的很像一只猛犬。当他发怒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的脸会变得通红。他还具有无限的精力，因此，他在英国事无巨细都得亲自过问，尤其是抓了与德国人的智力战，这场智力战激起他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好奇心。

他们先是喝鸡尾酒、共进晚餐，接着是喝白兰地，喝咖啡，然后又是喝白兰地，直至凌晨。在这整个过程中，艾克着迷似地倾听着首相向他扼要介绍秘密战。他解释雷达是怎么回事，它的缺点和它的功效，还讲了在不列颠之战中怎样应用了雷达和英国希望将来雷达能起什么作用。当他描述无线电波之战时，丘吉尔津津乐道，容光焕发。德国的夜间轰炸机根据设在法国海岸上无线电台发出的波束导航，并能在已经实行灯火管制的伦敦的上空找到轰炸目标。沿岸某处发出的交叉波束与在目标上空的原来的波束相交，结果德国轰炸机就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投弹。一位年轻的英国科学家，R·V·琼斯摸清了这套系统是怎样工作的，这就使英国人有机会去干扰无线电信号，或把德国人引入歧途，或迷惑德国人让他们把炸弹投向空旷的乡村。

随着轻快地一笑，丘吉尔描述了英国科学家提出的一些更加离奇的想法，例如把降落伞悬挂的定时炸弹设置在德国轰炸机飞行编队来犯的途中，或寻找对付人类和机器的“死光”。丘吉尔欣赏并准备去付诸实施的一个想法是，用大批的海草与大量的干冰掺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一艘可以沿欧洲沿岸来回拖曳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尽管有些想法听起来是多么荒谬，艾克一次也没有因此而发笑，因为他知道，就是与现在情形一样这位丘吉尔在1914年筹集了私人资金来支持研制一种受到了所有将军们嘲

笑的新式战争武器。这种武器就是后来的坦克的雏型。在1917年，艾克已是美国陆军中最先承认此种武器的潜在能量的军官之一。他担任了“坦克兵团”的指挥官，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训练这支部队。1918年末，他刚接到率部去法国参战的命令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停战就实现了。从那时起，艾克就再也没有担任过战斗指挥官的职务了，他对坦克的赞赏和他因丘吉尔在坦克的发明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对他的尊敬却始终不减。

丘吉尔对艾克谈了英国科学家们对德国人正在研制的新式武器的一些担心，德国海军在建造柴油机潜艇方面正在取得迅速进展，同时，据信德国空军正在试验某种喷气推进的飞机。火箭的研究也正在向前迈进。据认为，德国人在一两年内就可能制造出一架能供实战使用的无人驾驶飞机，甚至造出一枚真正的火箭。另一个发明就是带眼睛的炸弹——德国人正在试验一种弹道炸弹，此种炸弹由发射的母机根据接收该炸弹发回的“电视”图像进行操纵。

更令人庆幸的消息是，德国的原子研究似乎误入歧途。同时，丘吉尔与罗斯福达成了汇集人力物力的协议，英国的物理学家同欧洲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一道全力以赴地投入美国曼哈顿工程^①，这些欧洲物理学家是为钻研他们的专业而从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逃脱出来的。

至于间谍，丘吉尔沾沾自喜地报告说，英国通过由斯图尔特·孟席斯准将为首的英国秘密机构的军事情报第六部（MI

^① 美国有关进行原子弹的科研、试制和生产的全部活动的代号。从1942年8月13日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领导下成立“曼哈顿工程署”总揽这项工作之日起，即称为曼哈顿工程。1947年1月1日有关工作移交给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后，这项工程遂宣告正式结束。——译者

-6)设法与波兰和法国的秘密机构保持着联系。孟席斯的秘密机构的一个分支、特别行动执行局(SOE)正在与法国的地下武装力量建立联系。最为出色的是,孟席斯认为,英国已经查出、处决或“改造了”在英国的所有德国间谍。假如此说属实,那就意味着英国的秘密机构控制了德国间谍给德国人发出的每一份情报。这种形势包含着巨大的潜在可能性。

(假如丘吉尔知道德国人对他的军情六部在荷兰的谍报人员实行同样的手段的话,他就不会对军情六部那么得意了。英国向荷兰空降了搞破坏的特工人员,但是德国人抓住了第一个空降特务,并强迫他向伦敦发回适当的电报。这样,德国人就对随后来的特工人员在什么地方空降了如指掌,因为军情六部通过电台向其谍报人员下达指示,要他们准备迎接下批人员。纳粹把英国的全部空降特务统统抓获,同时让他们向伦敦发回电报,使军情六部相信其情报人员安然无恙,正在成功地开展活动。)

最后,丘吉尔得意洋洋地把话题转向他所称的“厄尔特拉”。不过在解释此代号之前,他相当戏剧性地让艾克发誓,绝不能在今后的战争期间使自己有被俘的可能。这意思十分明确,即他将绝对不得进入或飞越任何战区。丘吉尔解释道,每一个知道“厄尔特拉”的人都得作出同样的保证,因为这是此次战争中最有价值的秘密,而德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方法迫使被俘的人开口说话的。

那以后丘吉尔才宣称,“厄尔特拉”是英国人用来指他们系统地破译德国密码秘密的代号。就其本身来讲,尽管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困难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破译敌人的一套密码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敌人定期更换密码,而一旦敌人这样一更换,密码破译者就又得从头开始。

但是，丘吉尔得意洋洋地宣称，当时的具体情况却是德国相信他们有一套绝对可靠的密码机，称作迷机。它由两部机器组成，有点儿像电动打字机，与三个转盘连接在一起，然后再由一组复杂的电线相互连接，操作者在一部打字机上打出普通文字的电文，转盘将根据一个预定的档次进行转动；另外一部打字机将嗒嗒地打出译成密码的电文，然后再由电波传送出去。在接收的一端，只要把机器调到适当的档次，输入密码电文，就可拿出普通文字的电文。

德国人相信，这一系统十分安全可靠。因为即使敌人有了一部迷机，如果没有各种档次，这迷机对他们也是没有用的，档次可以有成千上万种变化，破译者弄得晕头转向也不一定能破译一个。迷机只要变动一下键盘程序，就能产生出无数种密码。

但是，英国人已经攻破了这一系统，德国人却还不知道，这使英国人在不列颠之战和大西洋之战中受益匪浅。英国人是如何获得此项成功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迷人的故事。参与其事的有间谍、双重情报人员、叛徒和英国各大学的精华。

法国人和波兰人都对“厄尔特拉”做出了贡献。在柏林的一部迷机上工作过的一名波兰犹太人成功地与军情六部取得了联系；英国人作出安排使他从华沙到了伦敦，指导制造仿机。法国人获得了早期的商业用迷机，并交给了军情六部。英国人有了这些样品，就着手制成了一台奇特的装置，长和宽都是八英尺，称作“炸弹”。这个装置安装在被称作“勃列契利公园”的破败庄园内树木之下的一个尼森式的小屋里，称第三室。总工程师哈罗德·基恩说，“炸弹”并不是一台计算机，“没有任何别的机器和它一样，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专门为此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它也不是一台有时用

于密码翻译的复杂的表格绘制机，它的用途是要与迷机的电路相匹配，它的秘密在于‘炸弹’要模仿迷机转动部分的内部线路。”

“勃列契利公园”，或后来必然要被称作BP的这个地方，很快就充满了英国的知识界人士。尼森式小屋布满了整个公园。在这些小屋里工作的是德语专家、军事技术人员和破译员，数学家特别多，这就是说有很大数量的行为古怪的人和“心不在焉”的教授。

“在那儿，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精神，”曾在那里工作的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后来写道，“士气是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日日夜夜的操劳换来了奇妙的成功。这是一块没有徒劳无获之感，或无价值之感的军事阵地，如果赫勒曾在那儿工作，他就不会有可用来写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素材。”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勃列契利公园”工作的一个英国人，威廉·菲尔比后来嘲笑想休假或甚至短期休息一下的想法。“你不可能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去了解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它就像你的小宝宝——你决不会想离开它。”简言之，在“勃列契利公园”，人们情绪无比激昂，充满着争作贡献的热情。丘吉尔在介绍这个地方和它的工作情况时也把那种情绪传染给了艾森豪威尔。

揭开迷机的秘密是一次集体努力的出色成果，但是也还存在着问题。密码需要连续破译，因为德国人总在变更编码，要掌握一种新的密码就先得找到新的档次。随着战争的发展，成千上万在“勃列契利公园”工作的男男女女对此掌握得越来越熟练。但是，在早期的那几年里，他们大半的努力却都遭到了挫折。在1940年八九月间的不列颠之战中，“厄尔特拉”还不是重要的因素，及至到了10月份，“勃列契利公园”

竭尽人类智慧和坚韧精神，在每三份电文中就能及时地破译一份，以便根据所获情报作出反应。R·V·琼斯指出，有了破译的密码电文，“我就能告诉战斗机司令部的值班空军准将德国轰炸机攻击的确切地方。第一颗炸弹的投弹时间误差在10分钟内，轰炸机预计的地速，它们的进袭航线误差在100码内；飞行高度误差在200至300米内。哪个防空系统还能有更高的要求呢？”

然而，仍然有轰炸机来犯。琼斯抱怨说，“看迷机的信号就像是在今天读明天的报纸。”他提出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英国人至少在三周前就知道了德国入侵克里特岛的计划，但仍然不能制止敌人。原因之一是因为英国军事上的软弱，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只敢最有限地使用从“厄尔特拉”获得的情报。

第一部详细研究“厄尔特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使用情况的著作《“厄尔特拉”参战》一书的作者罗纳德·卢因写道，“绝不会冒险将其情报透露给那些与敌人有实际接触的人或由于其他原因有可能被捕的人，即使让他们知道这些情况可能会增加他们成功或幸存的机会也不能向他们透露。”在克里特岛发生的事情就正是如此。

因为怕暴露情报的来源而不能利用或不能使用情报使“厄尔特拉”能作出的贡献受到了限制。另一个局限性是情报传递的问题，既要把恰当的情报在恰当的时候送到最恰当的人手里，而又不泄露其秘密。英国军队中仅有最高级的军官才知道“厄尔特拉”。这是这场战争中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一项秘密，此项秘密在纳粹投降之后还保守了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

直到1974年，才由空军上校F·W·温特博瑟姆在他写的一本名为《“厄尔特拉”的秘密》的书里披露了“厄尔特

拉”的秘密。^①温特博瑟姆是把“厄尔特拉”截获的情报直接送给丘吉尔的军官，丘吉尔以读希特勒的各种电报为快。由于温特博瑟姆在整个战争中都与首相十分接近，他的回忆录里充满了内幕情况，使得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更富有吸引力。

70年代中期，《“厄尔特拉”的秘密》一书的出版使公众和大多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者都感到震惊。对该书的直接反应是公众感到费解，学者们为之气愤（他们将不得不改写他们的书）。公众不明白：如果盟军通过无线电台截获了德国人之间所说的一切，那么为什么还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打赢那场战争？为什么为胜利付出的代价是那么昂贵？

丘吉尔最初对“厄尔特拉”的反应也是类似的。例如，在1941年和整个1942年间，他一直在读隆美尔从非洲发回的电报。在电报里，隆美尔抱怨汽油还没有运到，零件、增援部队、新坦克、通讯设备都没有及时运到。由于丘吉尔知道隆美尔什么都短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中东部队的指挥官们还踟蹰不前不去发动进攻。于是他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都解职了。由于有了“厄尔特拉”，将军们知道的丘吉尔也都知道。这使得将军们既恼怒又提心吊胆，因为这会召来丘吉尔对他们的批评，而狠狠地训斥一名将军总是使丘吉尔最惬意的事情。

但是，尽管丘吉尔把“厄尔特拉”称作神仙显灵（当它起作用时，它的确像神仙显灵一般）和取得胜利的钥匙（如果找对了锁时它可能是取得胜利的钥匙），但它仅能提供情报，而不是提供战略和贯彻战略的力量。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① 据一位了解内幕的人说，温特博瑟姆这么做“使我们这些恪守保密誓言的人感到耻辱。”